

通志壹經解

DE 12  
1411  
277



門 12  
翰  
卷



孟子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學子出處行實

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主相並去聲之屬也饒氏曰時日支干

繫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未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是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者無輔助之意是箇獨夫模樣如今說四廢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說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曰

亦有天德月德方大意如此其間又自有細密不同處○熊氏曰陰陽書以為春則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潛虛衍義五行旺者吉相者藏休者平囚者否死者凶四時生者為王我生者相生我者休克我者囚我克者死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

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覺軒蔡氏曰杜牧云唐自元和以後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冠以十萬之眾圍之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無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以其城高池深糧多人一也又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時並太歲龜灼言凶太公乃焚龜折著眾先涉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日往亡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

通志堂

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武帝討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  
今龜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王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  
戰破之○通曰前言委而去之是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後言有不戰戰則必  
勝是言得民心民皆為戰也故集註又引尹氏之言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  
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  
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字朝將之  
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子墨子  
故孟子亦以疾辭也語錄問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曰孟子之意  
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職境之  
理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  
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則  
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往他  
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輔氏曰孟子本

將朝王者禮也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者義也於此可  
見孟子之心至公無私因事制宜如權衡然物有輕重則權亦從而前却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  
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

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輔氏曰孔子以疾  
辭孺悲而不見然

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言教孺悲也孟子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  
又出弔東郭而使之知其非疾者亦所以警言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  
得乎時中  
之美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  
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

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

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子學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

之意不同也

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道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

與平聲謙口  
籃上反長上聲

謙恨也少也或作謙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二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饒氏曰天下有達尊三其解上言別有一箇道理乃是如此不可執君命召不俟駕一偏之說也

饒氏曰天下有達尊三其解上言別有一箇道理乃是如此不可執君命召不俟駕一偏之說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饒氏曰尊德樂道不如是如是字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

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

業成矣通曰上下交為泰知趨走承順而不知責難陳善非上交上之道也知崇高富貴而不知貴德尊士非上交下之道也然有貴德尊士者則必得夫責難陳善者上之志易以交乎下有責難陳善者而不得夫貴德尊士者下之志難以交乎上下不交此所以為否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二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

驢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

受為兵之為士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

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為於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饒氏曰貨取是羅致

底意思言人君之於賢者當致敬盡禮以招致之豈有一箇君子可以貨買結他來緣宋薛所餽有用所以當受若齊所餽則無用既無所用是賄之也若走受了便是被他以貨來籠絡了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通曰龍神物也人得而取之者猶有欲故也使君子可以貨致之非君子矣

尹氏

曰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

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饒氏曰凶年說得闊如水



早七疾疲之煩饑成  
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熊氏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左莊公二十八年冬陳菜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去聲曉王也○陳

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

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

改故耶陳氏名暘字晉臣三山人○通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於不改人欲綱之也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音遲鼃鳥化反為去聲與平聲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

裕如此

饒氏曰餘裕是寬緩不切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恁地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着休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恁地逼迫後來燔肉不至方不

脫冕而行且如衛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孔子故孔子在衛極多時後來却因明陳明日遂行亦是久有去志因此遂行耳○通曰言言裕者二盡六四裕父之盡往見文晉初六裕無咎朱子皆以寬裕釋之蓋初六無位自處以寬可也六四在位處以寬不可也子孟子之裕晉初六之裕也尹氏

曰進退久速當

去聲於理而已

通曰集註前引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此又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機最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聖人能審其

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孟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

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

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扶去音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子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輔氏曰自常情觀之則孟子之不與驩言

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隘易之而不足與之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心也但言有司既已能

治其事而不必與之言則亦是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饒氏曰孟子爲卿於齊齊王以孟子知理令其攝卿有司各有所司孟子不明言

所以不與言之意只就所問行上答之言事事各有人司之何待我說所謂不惡而嚴如此○通曰不惡而嚴惡守伊川易傳作入聲讀爲遠小人之道若

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今輔氏作去聲讀姑存之

○子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子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字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

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必二反  
校音效

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

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為也不為天下惜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門曰一

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通曰非不得為也非無財可為也而人所自盡者而不能盡是薄其親之甚者也有人心者忍如是耶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子噲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

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

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輔氏曰沈同問

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子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  
 史記亦謂子嬰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  
 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  
 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  
 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語錄孟子言伐燕處有四  
 燕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  
 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  
 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  
 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  
 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  
 伐人○通曰燕雖有可伐之罪而齊則非伐罪之  
 君故齊雖有勝燕之力而孟子初無勸齊之意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史記燕世家齊王命  
 章子將五都兵以伐  
 燕燕君贈死齊大勝燕子之  
 亡二年後立平為燕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  
 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

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且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  
 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  
 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  
 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  
 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  
 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

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

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語錄周公本是怕武庚畔故遣管叔霍叔去監他為

其至親可恃不知反與武庚同作一黨想武庚日夜炒那管叔謂周公是弟今欲篡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通曰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道盡矣故曰此天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有爾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示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  
 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

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通曰有過而人知之孔子自以為幸使孔子自謂無過非貴改過君子有過則改何幸齊王此幾之方萌小人之過也必文賈乃導之以此何哉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

言之

朝音朝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饒氏曰孟子當時後車數

十乘從者數百人皆是門人不是僕從所以齊王要以萬鍾養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 龍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徒玩 斷反

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

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

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萬一不得於



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

從而征之謂人惡去聲其專利故

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輔氏曰文王關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

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通曰孟子嘗曰君子不可以貨取則齊王不能以利誘之必矣第二章首書曰孟子將

朝王是其進以禮處此章首書孟子致為臣而歸下四章首皆書曰孟子去齊是其退以表處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隱於靳反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

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

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固如是乎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

垢面汚行而事君側媚便嬖之人者何以異乎。輔氏曰詳云繆公尊禮子思常使入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者好賢之心切故也又曰云此李先生之

說也謂若謂二人必欲常有人譽已於君側乃能自安則是奸道也豈足謂賢  
況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豈既仕而若此乎蓋二子直道以事君義不苟合非  
有賢者為之主則必不見容非欲人之譽已者是也又曰繆公之待二子固不  
若子思矣然子思之與二子事皆其所自取如形影之相似也德若子思則自  
有此應若只及得泄柳申詳則又只  
得如此耳不是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

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

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通曰須看集註  
兩箇安字繆公之

於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乃能安子思是子思之去留在己而不在二子必有  
賢者維持調護之乃能安其身是二子之去留在人而不在己子思孟子自處一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易也武則

介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干口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

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

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

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宣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饒氏曰尹士是疑孟子來得不是去得也不是既知王殊不知聖賢憂世之情則不如此方其來也只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這是聖賢仁厚之意其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通曰孟子之來也其本心欲如此而其去也餘意猶如此故憂則違之若與荷蕢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蕢之忽然忘情者大不同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合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通

常情憂則不樂樂則不憂君子此心純乎天理其樂不能自己其憂世之志亦出於天理之不能已者也樂以天憂亦以天其憂與樂則並行而不悖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  
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  
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饒氏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孟子當時見  
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  
可行也孟子自從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又曰禮則

有常義則有權如君命名不俟駕禮也有不召之臣便是義孔氏謂仕而受祿  
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但言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下得却未穩。通  
百前三章言孟子去齊皆是孟子去國以後之事此章言孟子去齊  
是言未去國以前其去之之志已非一日矣此所以仕而不受祿也

孟子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通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能氏曰四章皆言滕事末章辯墨道因許行之學附記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

通志堂

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  
 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  
 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或問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  
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語錄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性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目下便將來受用○輔氏曰註云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然朱子既斷孟子之善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通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于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足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關到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足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善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

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  
 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

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

後非語錄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孟後惟是伊川說得盡是千萬歲說性之根基又曰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凡言善惡必先善而後惡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善惡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

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文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也

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通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行言之

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見集註豈不能曰同一道而必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焉

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者公亦若是公明儀曰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颺古

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為者亦曰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而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使丁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文集孟子引一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前

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起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畫水無真實得力處也○通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梁

不瞑眩厥疾弗瘳瞑莫旬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

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

通志堂

通志堂



為善也

通曰性善以理言為善以事言理豈在事之外哉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

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

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

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

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通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無不自性善中推出孟子七篇所以教人為聖為賢者無不自性善中說來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

### 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

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音逢也七入不緝音崔曰斬衰音崔下同緝之曰齊衰音崔疏音崔麤音崔也

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此

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語錄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

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蔡氏曰按記中庸篇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達於庶人這

無貴賤一也。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

異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各音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八上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

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

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

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

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

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

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饒氏曰君薨君

字統天子諸侯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當看於字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

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

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

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

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

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

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

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通曰前章論性善其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之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矣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之 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輔氏曰前六使然友問後

云使畢戰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仲引不可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而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左 東門子夏曰詩云士有畫地不遷可與居也詩云士有畫地不遷可與居也

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 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

古巧反

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三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音義並見前篇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教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方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語錄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

只得五十六畝則十四畝須依古註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永嘉陳氏曰夏商若同是井田則皆八家同為一井但田有多寡耳夏之井則為五十畝者九其中五十畝為公田商之井則為七十畝者九其中七十畝為公田此以周制井法約之但孟子言惟助為有公田貢則什取其一則是夏之貢不井但於五十畝之中抽十之一以供貢商之助則井却於七十畝之外別取公田之什一以輸官 周時一

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

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先王

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會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鄉遂都鄙用助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永嘉諸人皆謂鄉遂都鄙用貢法耕則計畝而分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

如此也。或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當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塗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饒氏曰若欲考究纖悉則難理會且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便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多少擾擾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三代所都之地不則鄉都鄙亦恐卒難做過至於溝塗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矣

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曰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

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也盈

滿也盼禮韻胡計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

他代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

之數也稚幼子也

或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者若此何也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

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語錄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

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語錄問鄉學如何曰皆於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

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饒氏曰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

上之親或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瀆瀆便相離了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

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

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鈎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



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埃植種木為界

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

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鈞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

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

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

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通曰天均之為民也而有豪強者焉有司所以治民也而有貪暴者焉豪強得以兼并而天下

多游民貪暴得以多取而天下多窮民此集詩所以深嘆夫井田之不修而仁政之不行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音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平聲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

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

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六十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或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

間只着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

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

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

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

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

意也

饒氏曰或問潤澤之說集註云合於人情宜於土俗此是朱子着緊說處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温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

○呂氏曰子張

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通曰集註兼前章喪禮並言謂孟子之學能識其大者蓋喪禮中間多少節文孟子只言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舉其大者而已井田中間多少制度只言三代貢助徹亦舉其大者而已蓋自禮之既廢而節文不可復考法之既壞而制度不可復考子聖能由其略者以推其詳者不徒泥其舊者必推之以致其新者大抵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法或有不盡合乎古猶可也意有纖毫之不合乎古不可也善畫者不徒得其形而能得其神善論古者不徒泥其迹而能得其心此孟子之學所以為能識其大者而為命世亞聖之大才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 捆音閩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見漢藝文志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

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

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掾竹角反之欲其堅

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

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

稱黃帝之說也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

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通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且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子關許行即此意也但避之志隘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關之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

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雍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雍食殮熟良也朝曰雍夕曰殮言當自炊爨

七亂反

以為食

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

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

子孕反

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

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下戒反

器釜甑之屬也陶冶為甑

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

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

輔氏曰君子勞心以治人而食於人野人勞力以治於人而食人此理天實為之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正猶農夫與陶冶相與易事而以相濟相成也

豈有相病之理哉

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滄音樂濟子禮  
反潔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

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列熾也

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

鉤盤曰萬津蔡氏曰書傳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萬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書傳引此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滌亦疏通之

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

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

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語錄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朝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

貢淮水出桐栢會泗沂以入于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

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

朝沿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那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

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

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沂而朝又有自淮順潮入

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

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于是以誤而益

誤也今按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

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語亦巧而尤不通蓋汝水

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

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栢東流會汝水泗

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於潛霍地勢隔斷雖使

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

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子辛因為堯號也德猶惠也

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

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

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

辭也語錄問振德是施惠否曰是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通曰本文曰不暇耕而集註曰不必耕蓋以禹之治水如此堯之憂民如此則不暇耕堯為天下得舜舜為天下得禹皋陶既得人如此則不必耕

許行為神農之言而孟子舉堯舜禹之事以實證虛使治天下果可耕且為則堯舜禹為之矣所以深斥其不然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日勿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

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

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

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

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饒氏曰曾子所見不在眾人所見之中眾

人見眾人之所見曾子見眾人之所不見所以能說夫子皜皜如濯之以江漢之水暴之以秋陽之日其光輝潔白有不可加者矣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鳩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

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音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都管反若自然判絕徒管反後倣此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

陳相之之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於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

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輔氏曰若不著得精粗美惡來說則無由說得通此義自孟子來無人看

得出至集註而後義始明○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托神農黃帝者皆

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

綺反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通曰許行始終託為神農之言始則以教民耒耜自神農始故託為君與民同耕之說此則以日中為市自神農始而又托為市賈無貳之說殊不知天之生物本自有洪纖妍醜之不同故雖市中所粥之物政自不能無精粗美惡之或異比而同之豈天理哉未有非天理而能治天下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通曰孟子以闢異端為己任前章之首揭之以自為神農

之言者許行此章之首揭之曰墨者夷之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者也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

或問夷之請見

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入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

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

詰契乙之

輔氏曰先儒皆以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兩句為孟子設為此辭以問夷子蓋於其事親至切處感發之今集註斷以為夷子實嘗厚葬其親不從墨子薄棺無槨之制者蓋墨子之說本是失於兼

愛二本耳若薄葬是特其教中一事夷子雖受其教而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政夷子之天理一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也死之於子為若親去

矣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入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

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

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語錄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孟子意却不知

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

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魯齋王氏曰既援儒而入於墨復推墨而

附於儒兩句極異端之情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

等書之取譬言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

入井耳

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云若則是取譬也明矣蓋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正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耳非謂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己子者蓋兄弟之子即與己之子無異也

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饒氏曰夷子是引若保赤子一句來證愛無差等之說孟子則謂不然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是說夷子差看了若保赤子之意信直也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也以下三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

愛無差等。通曰本文曰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涉人為便有假借有安排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無假借無安排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權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孟子卷第六

朱子集註

後學胡

炳文通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能氏曰六章言出處之道  
二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語錄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以之也李先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言果識得

此音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此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且夫枉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語錄孟子一生忍窮

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尺直尋四字以利言則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表燬死不作褚淵生民之乘彝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或問枉尺直尋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  
 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  
 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  
 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  
 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  
 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  
 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

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  
 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  
 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語錄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

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  
 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

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

就而可以行道孔子當先為之矣孔子豈不欲道之

行哉鏡氏曰射者是驅禽獸求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

而不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面引虞人明不可

往見之意後面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通曰士大夫自重其身當如女在

室不可纖毫受人指點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能自重其身

者也蒙之六二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此不能自重其身者也六二稱女

子六三稱女不稱子一字去取之間嚴矣哉嗚呼使士大夫不

自重其身而輕於往見則與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無異矣

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

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

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通作夫家以嫁為

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事也饒氏曰乾元亨利貞便是剛健為正坤利化馬之貞便是柔順為正儀

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之志在得土地儀衍從而投其所好不過妾婦之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語錄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箇便是居

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箇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魯齋王氏曰居仁以心言立禮以身言行義以事言○通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語錄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不仁者失其本心惟欲取容於人爾非無廣居也自曠之而弗居惜哉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

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女姦巧之徒得志

橫行氣燄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

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叔京名鐫昭武人○語錄觀孟令入曾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通曰集註所引謂戰國之時不見聖賢德業但見女姦巧之人得志如此遂以為大丈夫此數語真可斥景春之問殊不知自古聖賢德業之盛亦只從本心上推出來好巧之心非聖賢正大之心得志橫行一時氣燄可畏其氣豈聖賢剛大之氣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子夏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懸反質與弔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

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禮曰諸侯為藉音席自馭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

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揮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音弗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也皿所以覆敷又器者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似亦可疑如何恰好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  
 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  
 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  
 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舍上聲灼音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字學  
 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  
 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媒也  
 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

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

也熊氏曰按三章言妾婦之道三章言女子之從人蓋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  
 不可以一大節一虧終身之累也○通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  
 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與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  
 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  
 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  
 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苟仕故下一非字孟子既不可不仕又  
 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集註字  
 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  
 去聲傳直戀反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五百四十六  
孟子卷之六  
王倫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

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

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

言無所買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心之輪

人與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子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鍾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

素餐者皆非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養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在齊皆有所養想亦是先王之澤未泯○通曰士何嘗有志求食亦何嘗無功而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惟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

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惟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與救通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言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  
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  
以強弱之勢力言之是可畏而已矣饒氏曰武行王政故征伐  
無所不服行仁政也似難  
如湯行仁政則有夏臺之囚文王行仁政則有羑里之囚滕方欲行王政齊楚  
便去迫他然孟子但告之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宋則未行故孟子言

不行王政云爾。通曰尹氏拳拳於自治己之說者蓋以曰勝者強宋不能自勝是不能自強宜乎齊楚之強足以勝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  
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  
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通曰此章言宋事者三章政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十一去關  
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眾而君子獨見得宋之所以不能行  
王政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  
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嘗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勗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音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

病於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此子路守己之嚴而惡不仁之誠也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

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輔氏曰與其污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木泄柳猶為狷者也○饒氏曰古者不為臣不見前面陳代一章終未甚分曉此一段說得極分曉畢竟公孫丑是問不見諸侯何義故孟子答之甚明是皆已甚陽貨先豈得不見皆是斷之之辭觀陽貨之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通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其為志之高淪於汙下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以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熊氏曰當時宋以小弱之國結盟鄰敵厚賦於民耳其亡也孟子勸時君行仁政齊梁宋滕鄒凡五國宋滕鄒皆小國也宋不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而滕行之為國者亦強為善而已或曰滕滅於宋宋滅於齊而鄒亦并於魯均之亡國而滕則修身不惑以俟命者也鄒宋則感之而宋之自戕殆有甚焉○通曰宋

欲行王政而宋君臣皆無克己之勇王政如何能行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尋理之常也

通曰古今一治一亂相尋於無窮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

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輔氏以氣化有盛衰而後人事有得失者為理之常却以人事轉移氣化者為理之變朱子言理之常輔氏分常變而言恐非朱子立言之本旨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洛音降又胡貢胡王一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泝水泝胡音洞

無涯之水也警言戒也此一亂也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于氣化也

上來遂至於橫流當初畢竟先亦是如此壅塞到堯時水多年無去處故泛濫於中國○通曰自開闢至於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微也泝水自係乎氣化而曰警言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輔氏曰此一治

氣化人事相參者也○通曰此所謂害人者言洪水之害能害人之身未至如後世邪說之害能害人之心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一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合也

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則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通曰此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非特世道升降之會自是吾

道盛衰之會故此後千餘年間其始也暴君代作無非害民之舉其末也邪說  
暴行有作直有以害民之心術矣此所以中間之亂不一而紂之身又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  
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  
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

無缺 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  
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大也顯明也  
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  
治也 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之說者此言文王武王謀  
而無有一毫壞缺之失也蓋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  
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

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惡之法無一之或墮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  
則道墜於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  
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通曰孟子提出書中一正字以見後  
所謂邪字彼一時也正而無缺者如彼此一時也邪而有缺也如此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 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  
也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  
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  
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通  
曰前曰聖人之道衰此曰  
道微則幾至於無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

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  
 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  
 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  
 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胡氏名安

國建安人。語錄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春秋之一治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詞與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夫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作春秋以討亂賊垂致治之法於萬世之下則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寄空言以寓諸事與夫子無異此聖人大用非子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通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

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夫子春秋之功曰此一治也萬世之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萃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  
 愛無差反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  
 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



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

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

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

也語錄楊墨只是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上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敦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或問墨氏兼愛何處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畢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美得沒合殺使天下張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

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聞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又將相食矣但本文充塞仁義以下自難看少箇意脉過幸獸食人上去故集註從而補之曰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作是以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如此說得甚分曉○通曰堯舜既沒暴君代作非特天子如此諸侯亦如此今則非特諸侯之放恣如此而處士之橫議又如此楊墨是也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

通志堂

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子思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

比所以為害尤甚

語錄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

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了此段只指楊墨而言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通曰此一治也周公之以與禹同此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楊墨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設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害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子思子深懼而力救之再三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

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語錄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

他只壞得箇簞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着與之辨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爾○饒氏曰問邪說詖行如何分曰說既邪辟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前言詖淫邪由詖而始此言息邪說由邪而始詖行淫辭則自邪說上來放者廢放距絕○通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

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

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

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

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

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

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音聖賢之心也

語錄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兩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又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焉處得聖賢出來補救周全過得稍久又未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大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或問昔湯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

子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而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行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言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鳥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螬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音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立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立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之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

人之巨擘也其語意與子誠齊人也相似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虛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閱辟音避頻與顙同顙與變同子六反惡

平聲音鰕魚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鰕鰕鰕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

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去聲下同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

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

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至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物也況如匡章者既已稱仲子為誠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則孟子烏得而不與之辯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也只自其身而推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焉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非人之所能為則是邪說該行又豈可不深辯而力攻之耶又曰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通曰孟子多言充字曰擴而充之曰充類至義之盡皆解作滿字但彼則言理之體本大充滿其體則極其大此言仲子廉之操本小充滿其操必極其小故以蚓言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輔氏曰人倫天彝也人惟有人倫然後大也避兄離母則是無人倫矣雖有小廉僻行適足以誇於亂世而惑夫人心也可不謹哉可不畏哉○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織履辟纊以易之者又安知其所從來之非義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他既交也以道接也以禮則孔子受之矣若思其所從來

則思之過行一步也不得了這箇不是孟子如此辯得分曉則後世將謂仲子是箇好人○通曰必如蚓而後充其操人之所不可為也人倫人之所固有而人之所當為也不為人之所當為而欲為人之所不可為豈人理哉

孟子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孟子卷第七

朱子集註

後學胡炳文通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  
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

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管音同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

下黃鍾太簇千候反姑洗蕤音如賓夷則無射音亦為陽大

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

羽也范氏曰此三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

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

王之道仁政是也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

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充廣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

者可以王爾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利妄作之失譬之菟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之不至於苦窳也幾希矣○通曰或謂上文曰堯舜之道下文曰行先王之道道有異乎曰道一而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為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是道於外是為良法

范氏曰齊

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

終日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都玩反死刑必為之

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

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

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輔氏曰齊宣王梁武帝為有仁心仁聞之證甚當然論二君不能行先王之道則同若論其所以不能行之故則異宣王不學無術奪於功利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者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也武帝則惑於異端避罪要福而不肯行先王之道也宣王有仁心而不能保



武帝有仁聞而非其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

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

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語錄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

平價之類耳又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不以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輔氏曰引程子前一說所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後一說所以證徒法不能以自行政須要詳備心須要誠實後世如漢文帝近於徒善如漢武帝近於徒法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本嘉字樂音洛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輔氏曰過差謂用意過當

處遺忘謂照顧不及處遵用舊典則有所循故不過差有所據故不遺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直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

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敷救反被也此言古之聖

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

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

三百十五  
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

之道

饒氏曰惟天下不能常有聖人所以要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繼字最有意味不然仁政雖自聖人而始亦自聖人而止矣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  
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  
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音也法

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

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

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

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

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  
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  
闕同

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位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

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

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

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或問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

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語錄恭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

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

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

又當各任其責也通曰此章言故曰者凡四第一故曰言今有仁心仁聞而不能行先王之法第二故曰言先王不忍人之政所以為天下後世法第三故曰言君當盡君之責而莫先於仁第四故曰言臣當盡臣之責而莫先於敬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負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饒氏曰人倫不說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獨舉堯舜君臣做人倫之樣子者其說意在當

時人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饒氏曰上面三句包括未盡所以凡有行不得所欲者必自反諸身則我之身無不正天下亦歸之矣皆字說得闊不持說上面三者而已永言配命是常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此章補前章意前章說大綱此章說得密○通曰

饒氏發出一比皆字即集註自治益詳之詳字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

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

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

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饒氏曰國王畿之內天子所治天下四方諸侯之國天下取則於國國取則於家家取則於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饒氏曰集註世

臣大家是兩項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永嘉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得罪者謂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麥

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

蓋如此劉向新序雜事篇云晉欒得罪於湯糾得罪於武王此則君得罪於臣也慕向也心悅誠服之

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

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

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

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

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

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

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

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

韓弘與疾討賊見唐韓弘傳承宗斂手削地見唐王承宗傳非朝廷之

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

類也通曰三代以前上有德教下無巨室此曰得罪於巨室者為戰國之時而言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

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

語錄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大

強只是以力論全不睹是○饒氏曰天下有道則人隨其德之大小而有位之上下天下無道則修德者少縱有之不得在上位集註人皆有脩德者是人自修德位必稱者是上之人處之各當皆是當時君之辭

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語錄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

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饒氏曰集註將理勢二字來說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役大弱役強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如鄭衛齊楚之役亦勢之當然也纔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即是天了又曰賢兼才德以政事言也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孟子所以不說堯舜而說文王者文王自小至大猶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役此可以見德足以勝時勢○通曰集註嘗以天為理之自然此以天為理勢之當然者彼則純以天理言此則兼以人事言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

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

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音槃樂音洛怠敖皆若效大

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

勢不同為差反又且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

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

度音鐸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

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眾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濯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

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饒氏曰侯維之維助語辭維字活有數義其有是思字

商士商孫子之臣也底有是獨于底有是發語辭底有是助語辭底隨其文義之異維與從心者同但詩內多從系

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

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

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

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

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

京師也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

故天命轉而歸周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

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

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見世說新語德行篇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熟而不以濯也

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執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語錄今之為國者論

為治則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得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蓋是這般苟且之學所謂聽天所命者也○通曰勢之有強弱亦大所命集註所謂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者為齊景公而言也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為文上言也勢之強弱在天心之自強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真氏曰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

召穆公嘗諫厲王矣而二君之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為安以菑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其反易至此者私慾蔽障而失其本心故爾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

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可見

輔氏曰夫不仁之人則雖忠言至論無自而入聖人之仁則雖常言俗語聲入心通是亦莫非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

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饒氏曰要

在看樂其所以亡者一句他只愛那淫荒暴虐所以取亡底事故雖危自以為安雖蓄自以為利孟子此章說得利害大段分明。通曰曰危曰蓄曰所以亡亡形以著矣安其危利其蓄樂其所以亡是心不存而無以辨於存亡之著也集註先之以心存則審於得失之幾者本文有自取之三字濯纓濯足水之清

濁自有以取之國之亡不亡心之存不存自取之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

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

爾也

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

饒氏曰與之之與訓為字是因人之欲凡他所欲却為討與之

如聚斂然

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

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

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

桀與紂也為去聲毆與驅同獺音鷓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

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好為王皆去聲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

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通曰三年之艾不能畜之平日而自今畜之猶

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

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音尖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語錄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

可哀已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德省

悉井饒氏曰反也前面說

自暴自棄兩等人後面說弗居弗由又只指自棄者言之何也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教誨矣那不能為底只是為之不勇耳尚知得仁義可居可由猶為可教所以孟子只說此一項自歎息那自棄之人有安宅而不居有正路而不由是可哀也○通曰前釋仁人之安宅以為有天理自然之安而無人欲陷溺之危故此釋義人之正路以為乃天理之當行而無人欲之邪曲前後相照應必皆分天理人欲而言者天理有安而無危天理有正而無邪人人有此天理而人自絕之爾自絕即自棄字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通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

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

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

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輔氏曰游氏之說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

之極功也○饒氏曰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為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如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

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語錄問思

誠莫須明善否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更有工夫在誠者都是實理了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

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着思有以實之始得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

心焉覺軒蔡氏曰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輔氏曰明善者大學之本誠身者中庸之要於此可見中庸大學之為表裏曾子子思孟子之相為傳授者益不可誣矣○通曰饒氏疑集註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似明善之外又有箇思誠恐非本文之意蓋明善即是思誠余就集註觀之無可疑者其釋思誠云欲此理之在我者皆真實而無偽釋明善云即事以窮理學者未有不能即事以窮理而可無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也況孟子言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功夫皆兼

知行而言集註所謂思誠者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也饒氏疑之過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輔氏曰恐人見太公後來佐武王伐商遂以其來也為有求仕之意

故明辯之太公之初來于周無是意也故孟子將太公與伯夷並說亦自可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為於度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

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

外矣饒氏曰作興是說文王起而為方伯若說伯夷則當說作而興養老不

王也既有齒又有德故謂之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

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辯學者又不可以不

察也輔氏曰眾父二字出老子集註借用之其義則謂眾人之父爾父子同氣

所謂私也文王之為此則初無所為也行吾義而已所謂公也二老之歸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通曰不特曰養老而

曰善養老文王之仁可知文王善養常人之老而非常人之老歸之即蕭何所謂養民以致賢者也但彼志於圖天下此則文王惟知養老而非有意於求二老之知二老但欲文王之養老而非有意於仕文王之朝此集註所以言其意有公私之辯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

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

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

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

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

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輔氏曰也由也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以土地之故殺人而使之肝腦塗地則是由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言罪大而刑小是刑不足以其罪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善戰如孫臏音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

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

李悝音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臏齊威王臣起衛人為魏文侯將秦洛陽

人儀衛人悝魏文侯臣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外不勤則損亦如之鞅衛人為秦孝公相封以商於之地號曰商君始廢井田開阡陌○語錄問若如李悝盡地力之類不過亦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謂任土地者亦次於刑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已物耳皆為君聚斂之徒也○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涂便是陌若十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夫溝謂溝洫上有路這便是阡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開在那裏先王所以要如此者乃是要正疆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開了遇可做田處便做田更不要整齊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輔氏曰集註引六人者當之是矣戰國之時人君之所求與士之所以自任者不過有此三等故孟子因列之而言其罪以過其流雖是救時之言然士而以此三者得名則世德下衰可知矣○通曰集註所引六人皆以富國強兵之術鳴然強兵之罪浮於富國國富有以致民之貧兵強有以致民之死自古戰非得已而曰善戰焉其致民之死也多矣所以其罪之大一死不足以其罪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眸子音眸瞭音老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度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  
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饒氏曰聽其言然後觀其眸子若言有不善則不必觀眸子蓋言有偽有不偽眸子却不容偽故既聽其言已得其大槩又觀其眸子以審之孟子嘗中明所以聽其言便知得他心內事如彼邪淫遁知其所蔽陷離窮是也○熊氏曰孔子言人焉廋哉是觀乎其內孟子言人焉廋哉是觀乎其外二章互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可逃矣○通曰夫子亦嘗言人焉廋哉孔子之觀人由其外以觀其中凡學者之觀人與自觀皆當如此孟子之觀人惟觀其外惟孟子能如此在孔子者是觀人之法在孟子者亦觀

人之法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饒氏曰孟子就侮人奪人上說是見得非泛言恭儉亦是為國君言之當時國君必有名為恭儉者但無故而加兵於他人之國便是侮人無故而取人之土地便是奪人安得謂之恭儉○通曰書云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孟子之論政本於此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去聲也必列反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

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語錄事有緩急理有

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之以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之以手之權至重亦有淺深也○北溪陳氏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輔氏曰若是經禮更何須權唯是那經禮有行不得處故須用權以取中權而得中則是乃禮也若權不得乎中則陷乎漢儒權術權變之域矣豈可便謂權只是經乎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

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

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己通曰觀此則經與權自有分天下溺援之以道經也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枉道徇人則既失其經而欲以是為權非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

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去聲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

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了不亦

運乎楊氏曰不教子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

之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君子之遠其子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

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去聲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上聲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饒氏曰事君事長事兄皆是事但只事親為大守國守家守官守職皆是守但只是守身為大此孟子所以事

親為事之本守身為守之本也能事親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弟可移於兄守身亦然這箇論其本故謂之大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  
 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  
 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  
 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  
 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  
 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  
 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  
 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饒氏

曰曾子養志是承順他好底意思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這便  
 是好底意思冠者童子舞雩詠歸有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氣象曾皙有這意  
 曾子便能承順他蓋緣曾子意思亦是如此曾元便不然矣孟子舉必有酒肉  
 以為養親之法凡有好底意思皆要承順而推廣之若是不好底意思則不當  
 承順要喻之使合於道方謂之孝子孟子舉曾子曾元之事作兩箇例頭是事親  
 者須是養志養口體末也曾子以下專論事親然守身亦父母之願亦可謂之  
 孝不然則為父母辱矣○通曰首以事親與守身對說末獨舉曾子之事親而  
 言者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要之為人子者能守其身政父母之志也於口體  
 且當養其志則守身所當承其志可知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  
 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去聲之事也故事  
 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  
 孝為有餘哉集義程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  
 也孟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

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之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

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

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

徐氏名度字孝節睢陽人○語錄格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

愚謂

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適行

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

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

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

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

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

見荀子大略篇

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

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

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

是平聲下同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

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六二五十一百八十九  
饒氏曰君仁君義便是正也仁體義用正包仁義言之○通曰必如孟子然後  
可謂之大人矣程子之於經筵朱子之於奏疏拳拳乎正心誠意之說真孟子  
之所謂大人者也當  
時不能用之惜哉

○子學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音也呂氏曰行去聲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

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

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

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饒氏曰我去譽他人之譽平聲得此譽於他人去聲譽本是美人之好處但對毀字

說則二者皆不得其真之意○通曰毀譽已自是非真況修己而遽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日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

人之情無所徵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  
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去聲

而三言之與平聲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

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通曰

章兩人字為泛然之衆人而言也即大學正心修身兩章所謂人字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音王驩字饒氏曰樂正子是樂官之長其先曾作樂官來子孫

亦是因官以為姓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通曰自常情觀之失身之罪大於不早見長者集註以為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辭嚴義正凡從學者當知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去聲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

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

乃正其罪而切責之饒氏曰此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樂正子方來孟子不欲便責之後却正其罪所以分

作兩章○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却因依王驩來欲省飯食之費爾所以言徒舖啜也如今人欲省路費模樣樂正子將作無緊要底事看了殊不知纔一失身便是失其親將來王驩或薦引之則那時去就愈難區處孟子所以切責之○通曰論語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朱子以為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觀之孟子此章益信蓋樂正子纔從子敖以來便是所依者失其所可親矣他日如何可宗而主之此是樂正子不能謹於始而慮其終處孟子安得不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

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

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

○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家貧親老而不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趙氏以

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說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

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輔氏曰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則禮與權固為二矣至以不告為猶告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故也○通曰集註謂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即程子易傳所

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

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

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

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饒氏曰范氏之意有功於世教若父之頑未至如瞽瞍之

甚則人子平時所以事其親者未能如舜之孝而欲不告而娶則古今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

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

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

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或問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本

根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耳。饒氏曰實如果實殼之類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皆由是而生初焉五者只在事親從兄兩件內如兩箇果實然少焉知得這箇節文這箇樂這箇到生而為已皆此實內萌芽發甲到枝葉蕃茂處此章與論語本立而道生一句相似前面事親從兄是為仁之本後面智禮樂是道生但有子說得偏孟子說得全。熊氏曰此實字之訓當如果核之實。真氏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蓋二者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欲為仁義者惟致力乎此而已否則悠悠然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語錄此一段緊要在

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實字緊要。饒氏曰節即限節文有文章如及階是節指是文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此節文也就親親中而言則又有親疏迤邐到仁民愛物上亦是節文纔到節文處功用便廣了天理之節文作靜字看節斯二者作動字看此章說得皆活亦當活看。禮樂合精粗本末而言到樂處則道理自然生。此章不言信者實則信在其中。此章有經緯仁義是經禮樂智是緯。蒲田黃氏曰指良心真切說這便是信實只是信字。前四箇是也字都是說用工處到樂處便不說是也字了這處最要看所以樂所以生者如何生字與實字



應實是箇生生種子這種子只在人腔殼子裏驗之吾身事親從兄是從源頭發見處說知弗去是就體認操存處說節文是就纖悉微密處說樂是就成熟結裏處說生惡可已如碩果不食善端萌蘗更無歇時足蹈手舞只是形容枝幹暢茂花萼敷榮可玩可悅處○通曰前兩實字是就人本心上說下三實字是就工夫上說但禮樂之實專說行知之實兼知與行故集註重在此一句見之明屬知守之固屬行節之密是行其當然而無一踈漏樂之深是行之自然而無少勉強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

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語錄人字只說大綱子字却說得重固有承順顏色看父母做事不問是非一向不逆其志這是得親之心然猶是淺事惟順乎親則親之心皆順乎理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子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

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音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公翕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後居延平了翁姓陳名璿李氏名侗皆延平人○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天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甚有力蓋凡父母之不是皆子之不是也己既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陳氏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真氏曰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又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

親者其必以舜為法○通曰父母者子之所天也萬物無不仁之天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非舜孰深知之

孟子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五十年庚子

新學 如 對 信

無不之入天下無不其  
人皆非其用也  
人皆非其用也  
人皆非其用也

